開禧德安守城錄

開禧德安守城錄序

開禧兵釁既啟虜悉力鬪諸郡時主諸多以戎帥吏將兵屯至小處猶不下數千獨安陸以內地故不到乃受敵最慘守雖將家子儒不解事幸而得存則余同年兄王元父之力也當丁卯之春虜戀戀無去志得縱者來言城中疫癘大作老且病者醢貓以侑食余聞之泣曰人之愛貓近於愛子殺貓而甘其味去相食無幾矣既而白之宣府又書其事以告於朝曰路無安陸是無鄂渚自江以南將何所恃責同時在位者不恤元父盡力之意朝廷雖知元父忠顧事又不暇恤也時列郡無重兵身不當其任受圍者百有八日遮蔽天塹困強虜以俟水潦迄全其城其用力良苦哉圖解二十年元父亦修文地下矣昔既不自狀其勞則後於今日者益不足以考其槩矣每

切憂之今監倉君示守城錄一編纖悉具備列禦寇之法固足以示訓若元父之所以用心與其所以和衆上以安其親下以刑其妻子講學之明而用志之堅有非文字之所盡者更在於守城錄之外也嘗論開禧用兵之時主事者竊取諸老先生復讐大義謂簞食迎師者可以立致謂六月北伐者可以圖全然體統不明規模不定吳曦趙淳皇甫斌之徒已受密議重兵壓敵境然後迫諸賢以稱王人勢不可辭亦不可止及乎虜大舉三邊數千里皆已受敵宣司擁虛名於內無一兵可以增益至董世雄輩以朝命來援亦傲睨不卹國事本末倒置之弊一至於此全安陸而不敗必有人如元父而後可也監倉君善繼其志善述其事有守城錄如此可謂元父賢子矣余素善元父不但悲恩之契及守漢陽倚安陸以爲固識其受敵之事如錄

不謬忠肝義膽固已隱然於錄矣以死自許李不得死不幸而死元父不媿也顏平原張睢陽以守城著名一生一死至今道守城事者指二公爲稱首簿所輕重以其事在守城雖生死猶末也儒者以忠信爲甲胄禮義爲干櫓置死生於度外然後可以行志此又錄外之意不可不考元父名允初永嘉人同年小錄中字茂遠監倉君名致遠嘉定甲申孟夏既望東匯澤曹彥約序

開禧德安守城錄後序

自魏崔浩巳有南人善守城之說然以余觀之亦唯其人耳佛貍飲江諸郡盡下世宗南伐鎮戍迎降其能力捍堅拒久而始陷者特一二城耳謂南人善守城之說殆不能例言故余謂兵無強弱唯所以用城無堅瑕唯所以守安陸自建炎紹興以值國家陽九之厄連遭巨寇如王在黨忠楊進孔彥舟董平趙壽曹成李橫等相繼攻擾近者三四日久至二十日雖橫六十五日乃解然是時海內雲擾民人流離此等迫於飢困乘口嘯呼轉徙求食以延一旦之命耳非有專城掠地之志也密學陳公守此以策勳名顧非淺智謏材者所可企望余讀開禧守城錄一編然後知運判王君元父之功亦不在陳下況陳公之所捍者一時掘起之剽賊而君之所捍者方張之勍虜也賊之兵少

虜之兵多陳公受圍其最久者六十有五日君受圍乃百有八日由此觀之則君視陳公所成就爲尤難方城中危急之時君始爲貳觀其守禦之方懷撫之略皆出君紬繹規制而爲守者殆拱手而蒙成耳一時對敵隨機應變莫不皆有法而於中最善者是復收棗陽潰敗之兵與生得虜將不殺而用其計以成功尤深得古名將之遺意崔浩之言至是果信而有徵與抑亦解難排紛有因乎其人不可常遇與方寇至之日君太夫人實在焉此人情之至難而君志在徇國毋子相守盡其仗義俱死不肯棄義苟生嗚呼壯矣哉近世之論者往往曰守節致命士固當爾然捍城阽危曷若聽民出避而吾獨與將士俱守弗去可也殊不知守城一遺閉圍當上下一心大小齊力右存毅厲志堅守庶能死中得生苟一聽民出不唯匿者實助不

能獨存而人心一搖淪胥以敗不可復去則留者固不可免而去者亦未必全彼此均一死耳而一去一留孰得孰失智者於此亦當知所擇矣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効死而民弗去聖賢立言垂教之意豈不甚明君之成功得非由其母子之間知義所在相誓死守弗去故能以固一城之人而卻暴至之虜勢歟歲在丁卯余將漕夔門以蜀亂出請兵於荊湖宣閫甫至江陵被旨赴行在過鄂渚友人項平甫邀余飲酒得安陸捷書於坐間是時已知捐軀捍患忠力不匱爲可敬尋典武陵繼取與節閫是時君方拔擢爲守益朝廷始知君之行能絕人天下亦必知君可倚任於緩急者也暨余歸蜀官簿推移復自東蜀詳刑將輸湖右又與君爲代雖未得一接君之色辭然尋常書疏往來情分相與固已不淺矣後十有三年制

置上游而君之子致遠出示此編余讀之嘆曰昔趙充國征西羌既還謂其所善浩星賜曰兵事當爲後法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不爲陛下明言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蓋古之賢將拳拳憂國之心慮後之遠如此今致遠之爲此錄也豈獨以盡論譔顯揚之義且將畱傳於世俾後之守邊者視以爲式其於國家豈曰小補然則致遠可謂知忠孝之方矣余故喜爲之書嘉定甲申冬至眉山李𡌴序

開禧德安守城錄

文林郎監襄陽戶部大軍倉王致遠編

開禧元年歲在乙丑冬十有二月先公運使蒙恩丞郡德安明年尚書薛公叔似宣諭京湖待制陳公謙總軍餉侍郎吳公獵帥江陵尋改宣諭爲宣撫冬就以陳公副之夏六月招撫副使皇甫斌喪師於唐鄧更以荊鄂都統趙淳臨邊金虜甚傲無道過堠始驛騷安陸令號次過北距信陽二百里西北距隨百三十公度隨信陽無城池且不素脩守備力必不支虜無信隨之限則必中於安矣況辛巳和議再定釋兵符五十年郡無戍卒廂禁軍之籍僅四百不嫺兵事禀禀然日謀脩守之策且恐貽親憂太夫人聞之曰汝當努力國事置吾度外公雖拳拳不忘然亦遂得一意脩守備是時帥府委公治民兵公覈五縣得四千餘

人番上詣府親莅教習總所也待制委公糴三萬石以給遣餉公稍登其直以徠商販越月告辦遂集僚屬語之曰兵食守禦之本今則義勇粗勝兵餉尚乏糴請畱之益郡計歲糴儲積之粟則寇至可與民共守以無乏食遂力請於總所冬十月諜報虜宿重兵百餘萬於南京將以十一月徙屯方城尅日渡淮勢甚鴟張是月五日壬午趨棗陽宿將馬拱張虎韓源以將士三千人當之殲焉先是宣威令歷山縣戍軍雍政馬謹四千人增戍棗陽至則遇敵拱等方以死戰政謹麾前隊亦身馳之與拱等皆殲政潰圍僅得稍輯後軍還奔應山

七日甲申虜犯神馬坡事益迫求救宣司不報時棗陽潰卒無所底止公議招之以助守太守李公師尹持之曰彼潰軍也不可以語勇公曰國家養兵有年前日力不敵故

潰令安陸有城無兵驛市人以守且不足得素所教習之人而用之不猶賢乎迺便宜發經總制錢遣使諭之得二千一百一十人皆踴躍願從又厚犒茶商饒或等令募其徒及土豪市兵凡二千人又言以安陸雲夢孝感應城四邑民兵得二千二百唯應山義勇嚮以備信陽之境未幾諜者趙逸刺虜欲先攻隨得隨則以其兵犯襄安公與守言安陸舊以守得全然所當不過盜賊今大敵不日至矣其鋒不可當城爲保民爲之也相與下令令民人入城徹屋伐木以充爨輿粟藁帛以儲備決渠塘以謚壕浸發防城庫以列之城上乃分隅庀職給役授材立旂幟嚴號令部伍整齊民或以草爲屋廬者令徹之以防焚爇郡舊有千城之器巨細畢具承平既久吏士皆後出護知所措惟襄陽潰軍一見皆能辦布置施用人與器習一郡皆服公

之先見有獻誠於公曰太夫人年餘八十不可以聞戒盍輿至旁郡公謝之曰事親徇國之心均耳今大敵在境眾方摇摇若毋先往則眾必亂眾亂則尺寸不可前況他境乎效死弗去守臣之分也況堅守未必死去未必全吾生死誓與此城俱矣言者媿而退

十二日己丑虜師至隨是日隨守雷世忠單騎過城下公叱之曰逃城賊射之疾馳以免時宣司遣左軍正軍牛成以五百人至又明日辛卯右軍準備將任廷佐所部亦五百八十六日癸巳宣司統轄李誼將寧效號兵二百五十有五皆即登城分地禦守

十七日甲午虜候騎百餘至城下視地為營公亟集郡僚至天慶觀恭迎聖祖御容入城以分宗子伯譏扈侍金人百餘騎追襲任廷佐射殪一夫乃退或謂太守密選義勇

駿馬數十匹屏藏之謀與其姪詮以家遁公誦言詆之陰爲羈縻使不得去已會士人薦其姓者疏守賣降狀請殺之公曰守怯懦不任事背叛則決無之今虜勢方張當一乃心以捍大難奸人離間何所不有遂焚其書以安上下之心

十八日乙未虜衆十餘萬自東陽長驅而至分布城之東西南三面高岡之上旌旗蔽空騎卒遍野見者皆失魂魄晚次於城北教場立中軍將帳植五色旂夜中明炬燭天萬砲擊鼓以素帕抹額面城而號河水騰沸屋瓦震動立者負戶公徐謂衆曰此兵家脅城法也當以靜待之命偃旂仆鼓寂若無人乃與太守及僚屬議曰虜勢未易當其情叵測今塢合雖衆非有舊用訓練之素孰恃以爲固守況朝廷宣司未必察也告急孰可行乎救援陳之經監觀將

梓應命遂選將吏鹿升等一十三人與俱

十九日丙申潰圍馳出齊安門虜至雲夢縣仵落市陳蔣鹿升僅以五輩免由是往來衞要虜咸置郵以警內外隔絕赤白囊不通公卒以厚賞募壯士乘閒夜出

二十日丁酉虜擁眾數十急攻景陵夢澤門重列傅城騎垂鐵圍牌率撤民戶門扇自衞發矢如雨公與僚屬親督軍士擊砲揚石弓弩俱發令之曰今日正汝輩報國之秋挫虜銳氣在此一舉有功者皆受上賞眾聞願以死拒還宣效王越王顯等下城得首級二楊安等下景陵門迎敵頗有斬獲追而墮塹損溺者無數是日自朝對禦至申時乃退諾將兵以官資者三

二十一日戊戌虜軍大隊向東南分營梢飛矢入城城守之兵未嘗解甲時太守擇勁捍刀斧手五百人自衞郎所

招裹陽之潰卒也將佐有請於公曰兵力寡弱安得壯士居間地顧奪之以益城陴公曰方此擾攘將儀備以應爾兵以氣爲主吾作之使勇一可當百何以此五百爲若輩苟有志事功爭先趣赴或偷懶無肅縱罷之未見有益也不若捐之以安其志無使忤拂

二十二日己亥虜閉不出

二十三日庚子齊安門有射入飛書者視之乃言爾城中遣二使持書往宣司乞援至應城爲我所獲今醢之矣衆皆懼公曰是必得其從行者詰而知之如果得教授監稅何不以書來示乃以空言惑衆邪

二十四日辛丑虜軍不動公與太守及僚屬議曰虜以舉兵壓孤城人心惶惶當奮我而懾彼今乘其方壘壘甫定地勢未習吾使人間道出奇以攻之得小捷亦足以安

人心也於是命張全等選勇敢數十人許授以官酉時又使徐希稷監稅李景翔任廷佐賫遣之焚斫賊寨時景陵門外居民樓宇毀拆不盡者爲賊所據張全等徑入之奪其弓弩器甲李俊得敵首有白虎將軍之號於是揭以巡城士氣頗振

二十五日壬寅黎明虜軍進竹綑草木四下塡壕分布行列周遍州城勁弓强弩矢發如注軍民中傷稍多死者十餘城壁上箭如蝟毛公私屋廬得數千枝城上要害十有三處虜驅精兵數萬舁洞子雲梯極力盡驍奪之技又焚大安門及慕連極目二亭公巡行城上訓厲諸隅將佐軍兵悉力拒敵至火所親提壺以先厚許賞犒命任廷佐等救撲以土塗大安門四隅皆發弓弩木石巨械手拋磚礫助之虜軍死者甚眾又募茶商市兵二百八十有五人下

城殺完顏千戶十餘級追而隕河諠衆追躡乃退捍禦者許奏以五官資下城者又諠以二犒賞有差

二十六日癸卯祭北斗於清風樓用方士法斬狗以釁胕血引砲飛狗首釁血於虜寨以厭之夜半揀勇銳七十有八人下城防守八門以備虜火四鼓先所遣宣司乞師之卒持教援前二日書問入具言宣司無同仇之賦遂詣江陵帥司檄信陽三關統制王綦孫鐸來援巳持牒如三關矣城中尋遣介速之

二十七日甲辰至二十八日乙巳虜軍閉營

二十九日丙午遣宣效勇銳并茶商土豪等二百餘人斫營焚其攻具及府北雙橋所積填壕竹房數千束夜分乃歸先所遣焚礎石屯田庄谷之士軍及信陽趣王孫赴援之卒皆返知二統制偕行而孫以二千五百人繇孝感過

漢陽觀望於陽臺王以七百人倍道疾馳而來未至府十八里遇虜三千騎死戰不利王逃併軍士數人僅免餘皆沒

十二月二日戊申再分遣人於樞密院宣撫司乞師先嘗差指揮使何廣防築栗林分界爲虜所得中夜遣何廣叩壽山門詭言鄭統制救兵在壽山門外欲以誤入公命麾之去

三日己酉遣中軍張亨李成齎蠟書告病於宣撫司夜發勇銳兵下城奪虜划車弩牀一

四日庚戌虜酋領眾千餘相城

五日辛亥丙夜發勇銳王贇等十八人齎藥毒陳婆巷西水步東水步雙橋步及壽山門外水以絕馬飲

六日壬子差胡勝等十八人毒張婆前港

七日癸丑虜步騎數千人於夢澤景陵壽山大安四門植
士如堵公巡城戒飭將士嚴兵以備旋引去
八日甲寅虜軍數百人夜盜決景陵門東夢澤門西壕水
城上射之乃退
九日乙卯公令任廷佐趙伯鏻等守禦將官等卽城上分
選精銳二百餘人由湞津大安門下焚並河虜人居室殺
傷溺沒甚眾生擒番首汪卒律沒多及殺千戶蘇用祥任
廷佐以下各許官資有差虜軍自此不敢過河以西
十日丙辰深夜虜軍千餘人運竹木鵝車洞子對樓稍向
夢澤門先所遣卒李杞是夜自鄂州回言孫統制將二千
五百人逗留陽臺陳教授以王統制獨戰敗復如江陵及
再遣人速孫鐸紿稱宣司令就陽臺防扞保鄂州
十三日已未遲明虜軍大譟飛矢入城以二一對樓近景陵

夢澤門塞門外壕塹城上亦以强弩對夜縱火燒壽山門外林木

十四日庚申公與太守及僚屬議曰孫鋒旣擁兵不進宣司無急病攘夷之心若俟外援適懈衆志惟自爲固守策况虜旣久穴攻具日益如皮洞之類一望數百夾道如屏以覆役者矢石不能害若塞凹成隧飛樓雲梯一或並城其事危矣非數遣人要遮捕斬徒以力抗恐未易當衆咸謂然旣又巡城眀諭將士曰本府數於宣司求援竟未有發到人馬往往防禦處多分遣不及爾輩當盡心戮力自致功名况祖宗德澤在人如此天地神明亦當效順前日朝廷出師恢復義所當舉但主帥不得其人故有今日今虜擁衆數萬圍我七里之城以强弱論之雖若可畏以順逆觀之則決可保縱有援兵至適分汝輩之功耳但誓死

報荅國家堅守此冬及春氣暖虜自不能駐矣又曰以前
代忠烈之事合城將士莫不感動奮發私相語曰府判節
制忠義如此我輩如何不向前用命他日朝廷決不負我
也公聞之喜曰孰謂人心不可以感動邪於是選勇銳蔡
佐等百餘人所管公面命之曰有能生擒虜軍當與重賞
或得首領人賞又數倍益欲知其動息是夜於景陵門外
燒洞子五十餘及塡壕竹木所斃數十人生得一小校張
勃撒公與太守親詰之言自襄陽回先往信陽信陽降留
百餘人守之以二百人屯棗陽一萬戶屯隨州今城下有
十五萬戶每萬戶部十輩千戶千戶領七八輩謀克一謀
克管百人或七八十人合而言之萬戶司七八千人號稱
萬人童元帥及都統其主之約十六日後連日攻南門諠
立七梢九梢砲有百擊景陵門戰櫓公因好問之日何以

禦砲勃撒日對以索綱則不及屋矣先是防城庫麻縴甚多衆莫識其用至是始知當爲網索公乃命義勇及官兵罥成網及以囊貯穢土以備而厚賞蔡佐等

十五日辛酉虜軍率其徒二列旂幟張紫蓋將騎千餘距城一里所自南周遭相視至景陵門視天橋對樓趣移洞子稍近城以竹枝雜土塡壕公令軍士以火箭爇竹發施風砲擊殺數人中夜公與太守詣眞聖堂祈禱以血祭城隍及關王廟有安陸鄉民閒道赴城云過虜東寨聞有言曰今日相師相城謂城色靑黃氣春則城堅涉夏則旺恐不及攻守陴間之氣增百倍

十六日壬戌虜移中軍帳於夢澤門南鳴鼓大譟自與國寺後出皮洞至夢澤景陵門運竹梢雜木城中矢石俱發擊死數人役遂稍緩旋於景陵門外立七稍九稍大砲凡

五雜擊樓櫓城上以索網土囊等護之虜視之罵曰南蠻子何以知出此公令支使將都壕寨張斌於南門城下立七稍砲一旋風虎蹲小砲十數令進士馬必勝葉正夫馬煒領市兵挽拽對之大者蹙其攻具小者瘠其役夫自此交擊凡十有五晝夜樓堞震動勢岌岌然藉護城之具不圮

十七日癸亥虜以鵝車洞子二三百錯比貫穿至景陵門弔橋役夫奔走於下者卒擊腰衆知爲虜驅吾民不忍射第以火箭焚其竹木虜人救撲不滅煙迫洞口始漸退又擊析挽對樓以前城上以矢石當之殺傷過當日昃公命勞守禦者

十八日甲子虜軍以洞子集弔橋陡（陡弔橋處陡門）砲擊呂字樓且射火箭隨撲滅之亦以樓下立七稍砲以對令官兵王

召等數十人强弩齊發賊始退乃備具葺壞亭午東南隅
阜望報虜騎千餘由千金路向西北舉燧疑是分兵回襄
陽
十九日乙丑城外引大砲擊景陵門及樓櫓公令守望者
鳴鼓虛喝以覘其去留賊不知其所以遂自荻港引洩大
名至莎滘門岡上陳列其夜公與太守僚屬於防城庫議
出城衝擊而士不素練乃畫虎於布揭於叉戟之上置鈴
於下名曰布牌習爲三五彌縫之陳爲前隊以拒馬强弩
居後遇敵則俱發日肄習之
二十日丙寅虜攻具譆備悉力塡壕晝夜擊石將大合兵
攻城壕漸爲平地距城甚邇害氣滋熾公召張斌及諸軍
首領諭之曰爾輩素習軍事彼若悉攻具臨城何以禦之
衆讙曰以死捍而已獨斌以爲當焚其樓公曰然乃斂民

家蘆箔竹器及苕菷之包實以枯草雜以火藥備畢又築天橋必鉤城則可度遂掛木格搏下而鋭上俟天橋對樓臨城則以木格格於女牆頭簞籬排木之上使隉杌不可登又慮萬一度橋乘城則人將驚潰令於塡壕所向城面以木縱横如棋局下綴以足高尺有五寸號曰地網以鐵蒺藜連參其上使不可下

二十一日丁卯公謂太守及僚屬曰是遠爲之備若用至此亦殆矣必先壞其攻具乃可然虜以彌月之久樓櫓方備勢必力爭宜析其力以遏横潰於是公與太守支使監税卽郡廳選勇鋭得一千二百四十八人開涓津門斫東南寨焚燬洞子砲坐對樓天橋令又戟手持布牌强弩在後事皆素習虜騎來爭弩手乘之人馬披靡斃者甚衆遂焚洞子百餘虜兵亟拽天橋對樓退以避火諸寨兵皆出城

中望衆寡不敵亟鳴鉦止之全軍而歸勞將士以下有差
二十二日戊辰虜人攻擊愈急城中諠砲於景陵門應之
殺賊三十餘砕洞子十餘遂稍退夜中遣土軍龍旂王文
往宣司樞密院重告急夜半虜分兵由黃連坡三永渡太
山廟下大課白兆山西北一路皆舉燧質明景陵門壕上
虜忽斬一人羣舞而去或謂厭魅或謂有兵自北來去
二十三日己巳呂字樓砲手陳雲言虜大砲五唯此樓相
對其九稍之匠手最高石無虛發城中之砲與彼隔城乃
能視不以目而度以意倘猶命中若更小進雲輩斃矣當
先擊之則宅砲自當奪氣公奇之諾以重賞雲引砲一發
虜亦對擊如是數四果砕其匠之最者虜之砲卒皆呼號
而走以是發砲一晝夜
二十四日庚午虜大砲併發擂皮洞斫景陵門月墻城中

以砲碎之俄頃南門五里外有攻具聳如浮屠馬數十挽於前卒數百擁於後或進或退衆莫能辨公熟視之曰草塔也其狀高而銳人不可登東芻茭為烽是將附城以焚吾樓櫓命治火箭令善射者數十人俟之且傳令守陴之士聞金則鳴鼓噪呼已而草塔頗近火箭盡發擊鼓鳴梆衆指嘯呼雲合風起一爇而盡虜失笑而返軍民大悅

二十五日辛未虜衆鑿宂呂字樓下羊馬墻墻壞壓而死者數人城上弓弩砲石競發又殺傷數十人夜闖虜軍大呼發火焚景陵門守禦者極力救撲而止

二十六日壬申公夜遣勇銳軍兵五十餘緣布下城掀其皮洞入壕覘其有備急返

二十七日癸酉向曉虜以步騎入景陵門布陣周密有對樓天橋高與城齊橋上以木為過道約廣一丈其長倍之

鵝車洞子三百餘皆傅一丈高八尺攻景陵門汴陽字呂字樓又以雲梯三十餘分攻西北隅月字樓其衆可三萬更進迭上矢石交集賊勢熾甚公與僚屬親督守禦將兵死拒以火矢焚其樓且以所備火牛蘆箔竹器然火擲其樓橋矢石佐之樓上決所櫃水以灌火急退百步於南岡之側其攻城者失勢亦辟易奔避遂以弩砲擁入濠河死者甚衆其南寨又以步騎過西北隅攻極目亭滴暉亭虎頭崖月字樓徙雲梯數十蟻附登城梯首有機去來便利公以所攻地城最庳又復自南而北親督軍兵盡力捍禦虜益引精銳之卒更番而進騎軍亦奔忙遍城官兵盡登敵樓及極目亭屋表以强弩礮石礧木等臨之始畧退其中軍帳下麾旆大呼轉攻齊安門及月字樓命守禦策應兵併力距之自昕至昃合戰不休唯汲水巡行以飲渴者

虜戰被傷及淪入淯河者千數然而城中亦甚疲矣南隅自陽字樓至月字樓應敵將士各許奏三官西隅清暉亭至北隅虎頭崖亦均諾以官二公傳令守陴之士今日勞勩不可不擻夜恐虜乘吾疲而以兵襲我公通宵不寐巡行數過公之自南城往極目亭督兵捍禦也太守私語人曰亭直倅治政爲一老幼地耳守益設游徼以自文識者鄙之公聞之畧不介意

二十八日甲戌虜增高對樓丈餘別置一寨於桐柏廟復急攻景陵門

二十九日乙亥虜軍連綴天橋對樓欲專攻城南揚砲飛矢不止公謂太守及僚屬曰虜前日攻城失勢今併力來攻一面前日對樓已附城吾方縱火遂爲其貯水所救此攻城巨器非一日所能成今當必焚之毋使遺孽衆願効

謀未得其說公乃命支使監稅任廷佐孟琛張斌等選死士數百人專俟對樓天橋至分二百人以巨纜飛鉤挽住縋以大石使不可退然後縱火眾皆曰善又言賊計每於樓下貯水滅火當以火牛先之使彼泄水水必不多繼以茶苞烈火謚以蘆箔竹器則火勢必熾不惟樓不復返登樓之人皆煨燼矣又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今防城之具雖已略備然此賊耐戰非吾所敵萬一乘城計將安出張斌曰當爲巷戰之備公曰若至此則事去矣然亦姑用其說令城內傍城濬壕深闊以丈築女墻於壕上高八尺巷道各立地分使持戟之士分爲部伍無或踰越仍令諸隅儲水防火過夜半虜軍推對樓天橋至景陵門城中出叉戟手拒之

三十日丙子黎明虜擁兵至南門先以弓弩大砲繼發不

絕又以火箭焚敵樓司水士八張炎等集民夫運水救撲久之方息晡時公與太守統轄及官屬皆在黑樓太守統轄曰賊兵已退除夜吾儕略歸如何公曰今何有除夜言未既聞城外有擊小鉦者視之則虜兵已聚對樓天橋之前後頃刻過城下城上之兵有擐甲不及者蓋虜欲出吾不意不知公備之久矣乃命急施大小砲落其水濡布鮐及護樓皮具穿其樓益擊死三十餘人以所具木格等施女牆頭城面虜樓並城天橋雖下已為木格所閡高峻絕險然其橋有濕道猶可登陟虜偏裨提大力迫逐士卒千餘附城皆登橋女眞精銳聯續附趨者又萬餘城外呼曰今日正軍打城必欲城破以其登橋者重鎧銅面以紅抹額猙凶棼棼見如鬼神持雙刀長鎗弓矢相去無二丈地面皆設蒺藜地網城中已備巷戰　其前一夫呼曰今日不

濟矣然內外交擊鼓聲相撼聲震天地公與支使監稅親率守禦將佐士卒以死禦之令勇敢董仙徐忠飛鐵狸虎爪鉤挽天橋縋以大石繫其橋傷麻繂於狗腳木擲火牛攢之火勢方起虜果決水以救繼起茶苞竹器民爭負門牖几案以助火火炎掀天虜不能退徐忠等以鎗叉矛戟衝橋上人皆墜入矢石俱發火謚熾其色如茜死者不知其數延及其傷甚虜用一切之令士卒死而不敢去賊氣大沮然吾勢甚危公之不從眾而歸如有相之者明日遣人收其遺燼車心鐵徑三尺輪逾丈凡得二十餘鐵葉百餘又得水濡布簾皮具一十八正遂犒正南呂字樓王雲字樓受敵官軍義勇茶商市兵許奏三官東西北三隅均諾一官是日之西有兩日相擊移時東南日上西北日殁人知其為休徵也

三年正月丁丑朔虜軍復挽爐餘鵝車洞子至興國寺盤治且重脩對樓

二日戊寅向晚虜軍拽隊望西北行又移中軍帳寨於金泉寺城之東南西立七寨公令張斌修城上女牆頭委支使造麻䤩弩箭二萬

三日已卯虜軍於景陵門窩上築牆掘壕屯駐號硬寨以示久圍意又有自雲夢路整隊持白旂回金泉寺者公與太守及僚屬議曰虜計浸窮必持久以困我漢援已絕城中單弱使果出此將如虜何盍再祈哀於宣司以求援是夜令秦禰等齎蠟往又遣勇銳士卒下城焚虜塡壕竹木

四日庚辰虜兵不出

五日辛巳遣軍士更焚之牛成部下卒周達免胄袒裼持戟逞虜潛入南寨奪其魁牌以還歷其官職而任之

六日壬午旦虜東南寨發嚴至晚亦如之而不陣公曰是內虛且虞我師掩襲佯示整以疑我耳公尋遣勇銳鄭勝察知其宿馬之地夜欲屠之支使及弓會蔡執禮王師夷嚴端等力贊其策統轄李誼以鄭勝為妄持之不行公力辨之李奮臂大聲叱咤暴戾眾不能堪公曰大事不容徇私其爭何害若台事宜便當從之眾以李黨比相凌公曰廉簡以國事為重此當若無所聞但今日斫營應必往矣夜半遣叉戟強弩手二百直逼南寨遂絕寨歷南山之陰勁弩俱發羣馬嘶鳴且聞虜叫號之聲會西北寨來救故官兵亟回是夜四方山義勇商祈及其徒偕宣司所遣宋興等持蠟彈至言已檄都統董世雄以一萬人來解圍十二月三十日到黃坡縣次第前進　邦人大悅

七日癸未虜軍隔壕呼曰南家子　太毒害夜殺我屬七百

餘匹自是從馬於山坡內時虜騎千餘自北道來入金泉寺公夜遣將官傅熙將兵下城投狠毒疏黃於河潭以毒虜馬又遣土軍李元趙旺速迎董世雄

八日甲申虜軍不動

九日乙酉再遣土軍黃德朱遐往速董軍

十日丙戌至

十二日戊子虜軍嘗自西北馳負竹梢木材積於金泉寺莫測其用公遣田榮領石匠由車益亭鑿城下巖石令峻不可登

十三日己丑將暮虜遣人來請打話城中差提轄仇某對之虜使云兩國已遣使講和南朝欲多償歲幣只文字即去公恐守者聞此必怠遂諭將佐曰決無此理是必其出野擄掠諸寨空虛姑爲甘言款我耳當嚴守備徐議奮擊

夜又遣土軍速董軍
十四日庚寅虜人再請打話公叱之乃退是晚虜軍自北
嶺步騎入西寨
十五日辛卯夜分傳兵王青至自行在所李青自宣司持
蠟彈報教授以十二日往告急廟堂
十六日壬辰至十八日甲午虜不動
十九日乙未虜軍移洞子對樓至夢澤門山岡別以四五
百騎向西北行景陵門有射入文字視之乃虜間諜云城
中知府與官吏欲拜降只緣通判王某執迷不肯有悞一
城生靈枉遭屠戮今告爾官員士民軍兵有能擒縛王某
赴軍前請降即當奏最上賞格世襲千戶官廣威正六品
職事同力人世襲謀克官武節正七品職事有官資人先
以其元官對換外於已對換上陞擢仍各賚有差或乞就

知本府者聽公笑曰虜直兒戲耳遂燬之同日雲夢士人
池逸至城下呼王四排軍出議事公曰此逆賊也命射之
虜挾而走
二十日丙申虜軍移桐子往夢澤門填壕築路且攢戰入
城公遣準備將趙晟領兵下城潛伏攻劫尋其普光寺所
積薪木是夜朱邈回自董師所云太尉張某擊黃陂獄言
不來解圍某言德安受圍日久宜撫請太尉救援城中官
民如望赦太尉怒某言欲斬令早得釋歸公加賞慰之
二十一日丁酉遣人下夢澤門斬鑿暗壕及遣訓練官趙
章領兵匠斷虜往來雙橋虜騎二百餘來救爲我軍射退
夜遣韓立往宣司趣董世雄熊立回自隨安得教授青曰
之經十二月二十二日發江陵二十九日至行在界告廟
堂得旨差池州統制孟思齊疾速解圍

二十二日戊戌虜用皮洞五六十集淨明院東石觜公命移大小砲連發破其皮洞擊死數人役少息夜再遣張全等詣樞密院及催董軍

二十三日己亥虜重移皮洞百餘於淨明院東再築石觜公令任廷佐率兵於夢澤門以弓弩大砲幷發虜死者又數人壞其洞子十餘火箭焚其塡築竹木會風起火熾工役悉罷移郤半里是日有自齊安門射書一紙公取視之乃應城縣舉子傅應麟同池逸說降且言應麟已降就知本縣池逸亦爲尉矣公命守者亟發强弩射之乃去

二十四日庚子昧旦遣軍士百餘下城斫東門寨殺其首領以下數人奪冑九馬轡一膊甲一策因東虜軍遂移寨太山廟下陳列如千石港虜又射入大書招降僞榜公藏之是夜再遣土軍陳 旺往宣司及檄速董軍

二十五日辛丑虜於景陵門山麓立砲城上以弓弩射退
即遍往鄉井擄掠
二十六日壬寅虜軍閉營
二十七日癸卯有一人至城下呼曰楊萬戶傳語欲請知
府通判打話衆議以任廷佐對之公代其辭俄而萬戶出
從者五十餘騎不執弓矢萬戶以手招城上傳語知府通
判守城不易公荅云萬戶遠來不易萬戶云講和休公曰
何是講和萬戶云都是一家人何得如此公復之曰南北
本是一家只緣北方不察邊人之苦遽起邊釁害我生靈
殘我州郡今頓兵堅城之下老師費財動輒喪敗攻城爲
兵家下策我以逸待勞援兵在境汝深入重地罷馬破車
南方疾疫將興水潦將降朝廷又遣大軍數萬且來汝所
知也我乘汝之疲而夾攻之將隻輪不返矣萬戶曉喝軍

事者幸明告管軍早自爲計萬戶言漢上軍州已一半拜降西川五十餘州亦歸吾朝德安更圍幾時人疲糧盡當如之何公曰邊上諸郡各奮忠力劍閣棧道豈易窺竊縱一城一邑力不自支旋當收復又豈汝軍得之而能守耶萬戶語塞復舉手云知府通判保重遂馳而回後一騎顧任云如以萬金遺我卽當回軍公令任荅云汝爲人臣不能忠於君事乃求賂耶引弓射之萬戶擒之而去公謂大守僚屬曰此紿我者也然虜計窮矣吾當嚴守備更徙砲於夢澤門以防東道

二十八日甲辰夜令任丞佐發兵百餘往月字樓下城斫東寨與虜軍對射死其馬八十餘匹斬首三十級其衆驚潰多入南寨將旗遣士寶龔騎等往樞密院宣司促援

二十九日乙巳點兵下發福景陵門外羊馬牆及毁虜軍

所塡路是日虜軍掘景陵門夢澤門外叢塚以其板覆對樓皮洞公呼張斌問曰虜今復以對樓來舍前日之策乞何以禦之張斌曰當作天礮以待之公曰何謂天礮斌曰此兵法所有如礮而大耳置諸城上其勢使高於樓一發則樓必碎公亟命作之城中百姓見虜發塚莫不歔欷涕泣公曰是愈固吾民之志也

三十日丙午城外射入柳東民書一紙益江陵舉子柳𩨂也公舊識之更名東民預鄉薦嘗從師問父死不爲喪及喪師乃心喪三年人知其不有君父說降之詞異於他諜能計城中兵食之數荊襄要害之處謂上流可據以扼荊蜀之吭齊安可踐以擣武昌之虛淮之東西旣以不守蜀之州郡又已割據蘄爾德安不知諸公持此將安歸公識柳𩨂手誘令至城下虜疑之不遣欲以金萬戶來公命嚴

又戟强弩下城以待之不至土軍李興自黃陂還言董世雄徙屯紫潭去黃陂又遠一舍公怒曰世雄決無來志食君厚祿國家有難環視不赴何等人也宣司不亟誅之何以使人卽以白之

二月丁未朔虜軍於景陵門外山坡再立二大砲擊城公夜發項興等往行在及宣司乞援具言董師逗留五更土軍李珪以宣司劄歸

二日戊申公以援兵不至遣親効義勇茶商市兵等三百人下城分路攻南寨及河西守把之軍燒其寨屋殺死二十餘人奪其旂鎗衣甲弓弩箭鼈以歸熊立自紫潭回言董無復來意

三日己酉二鼓遣勇銳兵二百餘於景陵門外攻南寨殺死數人得劉千戶幷首領級二馬一及氊甲旂鎗弓弩又

取大砲數百又遣總首江海等攻殺其沿河守把軍數人馬四匹奪其弓弩兜鍪箭牌披氈各一夜半回城韓立等自宣司歸

四日庚戌以夜所得首級標城上公往夢澤門西敵樓命張斌增築城身及施立撞竿虜軍移二砲於南門碧玉峯山上飛擊日中北隅守禦吏李時報虜用砲傷一人入水門下卽遣人收瘞之未時虜軍數隊屯夢澤門南岡上分遣數百人自景陵門南河挈砲石洞子於山申時教場內并水西寺前守砲軍整陣行聽城路城上點兵三百餘人二更下城殺虜數人馬數疋得旂三鎗六牌二十有八氈四鞍一山狗皮十夜半再差土軍王定等持蠟彈往宣司等處

五日辛亥公在夢澤門彈壓守陴軍與虜對射發砲對擊

賊乃引步騎由南岡趨移洞子匪砲前分兵築路夜焚淨
明寺及遠采林木乘火以造攻具四更差往行在及董軍
投書人皆有回報池州諸處援兵次第入境
六日壬子虜寘於夢澤門搬列洞子大砲飛擊不已城上
亦以弓弩大砲對之虜騎五百餘自孝昌門外相視城壕
公遣任廷佐發强弩數十射之再差龔立趣董師午夜西
隅都巡李某報四方山總首商祈遣教頭宋某下解圍狀
七日癸丑公同太守於安遠堂請禱又往夢澤門選軍二
百下景陵門虜軍見之亟遣一隊前進以弓攢射下城弩
手對之虜中死五人馬一餘悉引去夢澤門縱擊大砲謚
運土石塡寨經路終夜擊柝夜遣魯達再往宣司趣援
八日甲寅塡路浸逼城公曰此不可使成遂與眾議差茶
商等軍數百自景陵夢澤孝昌門外兩路出與虜死戰殺

死虜軍三百餘馬數十至未時乃退中亦多傷中者夜再遣誓有黃威往宣司催援且體訪援軍來期

九日乙卯四方山總首商祈遣孝元等五人同土軍趙慶以認旂一來報危倧之軍已到尋差將官高悅提兵六百餘自雲夢件落沿路與虜戰鬪抵孝昌門城中開門納之館於防城庫及西口大犒之午時虜斬不降者三十餘級以砲飛入城旋收瘞之委支使監稅部兵守孝昌門防虜軍寨路

十日丙辰虜又於景陵門殺不降者數十人標屍脅衆以步騎數隊東行且於淨明院東山背聯洞塡築城中又刷軍百餘下城相拒夜遣趙慶同商祈所遣至四方山促危倧集兵匠於防城庫造獸面木牌爲出城戰備

十一日丁巳虜軍擁衆塡壕諠揮砲以擊城夜遣親効鄭

勝入虜寨視其動息及壕塹
十二日戊午虜人知公坐卧黑樓别寘大砲專意攻樓樓勢將壓亟令補治强弩數十併射稍卻
十三日己未危係遣馬俊借趙慶來宣司遣都統監常師善亦領兵五十有二至城下言所部五百餘與虜轉戰所損僅得其餘開孝昌門入之聞虜於太山廟穴地道高廣丈有半將由景福寺出公集僚屬議張斌曰兵法當設甕聽以無目人司之知其遠近公卽括城中無目人黄七等七人藏巨甕於城下令日夜坐甕以聽虜南寨又斬數十人以砲飛其首入城
十四日庚申愈擊砲不輟且治對樓申時虜縱所獲常師善殘兵一及弓手黄威回公問其故威出左手示公曰指已斷其四葢以計紿虜乞爲内應因斷指以示信虜令於

黑樓舉火卽以北寨火應連夕如之則以東南寨火應又
次夜則諸寨悉應如是者三遂引兵於壽山門以候內應
公令是夜黑樓舉火北寨果應常師善潰卒彭德回
十五日辛酉虜叱立皮洞塡塞坡頭分岐入城擁衆運土
不顧矢石又以對樓及望樓四將取道衝城上城上以火
矢焚所積竹木煙燄稍熾其衆小郤城中以景福寺屯兵
及委僧徒伺察地道公飛書明諭已知所穴地道遠近現
以兵相待虜得書乃已及圍解城外穴土如龜灼皆遇石
而止唯景福寺一道可穴公以黃威謀黑樓則舉火虜東
南寨復應
十六日壬戌虜引兵聚東南隅極力於夢澤門塡築山麓
大呼曰我用河南捲埽軍築土山必與城齊衆憂之公令
張斌亟培對山城面增高二丈厚加城之半外立木以防

新築使山猝未能齊每夜發勇銳士出城撓之其築壘有法頗難燎壞惟以藥燒其十之二三是夜黑樓又舉火虜之諸寨應者百餘公曰黃威之言信矣當亟爲備

十七日癸亥夢澤門以砲斃死塡土山者十餘人以常師善董世雄所部人詣景福寺屯移施風小砲於壽山門迫夜公同任廷佐支使監稅等將弓弩又手五百往壽山門覘察虜軍果有一二百餘騎屯門外別隊隱隱數千人在太山廟繼之公令黃威密舉號虜軍果銜枚以進城上弓弩砲石俱發虜軍奔潰死者甚眾餘皆遁重賞黃威而奏之昧爽南門外虜軍驚亂自毀皮洞刀戈互擊至晩始定

十八日甲子商祈遣義勇蔡仲報池州孟將軍兵已至四方山欲會危傢商祈董世雄合兵解圍又報荊南吳宣撫別項人馬亦將到是日虜徙屯東寨晝夜築山壘徑

十九日乙丑熊立孟將軍价至口董世雄逗留肰夜虜東北西三十餘里縱火公巡行城上戒飭諸隅守禦遣龍晰等報孟將軍令商靳爲諸軍郷導

二十日丙寅公命友𠊱監稅勸諭上戶輸錢犒軍城外又以砲飛數十首且大呼曰此不降者城上引弓射之

二十一日丁卯虜令數百人疊山詰高且飛書來言軍前遣到萬戶打話公亟坐視之令城上傳言如果萬戶便請前虜逡巡不進公叱射之未時虜數百人亟入南寨將二千餘兵東行甚速城中意其枝梧援兵遂點兵擐甲下孝昌門伺之移時虜軍回至夜土軍會達歸自宣司過四方山見危將軍與虜在樓里戰未決勝負始知其東出益往援也

二十二日戊辰虜軍千餘八自東北來千金坊太山廟分

兩隊每隊五百餘人亦尾東師至紅襖甲裙執宣司旂幟自稱援兵虜軍亦稍與戰城上欣快以爲危倞兵至太守命巡檢孟某開孝昌門納之公曰是未可知也若果援兵虜則盡力攻拒特摧枯拉朽耳安得揮戈揚盾左旋右抽而已且西北諸屯又不動一旅孤軍能白晝衝突强弩以抵城下萬萬無是理是必昨日危倞戰敗虜剝其衣甲假其旂幟將以俟入吾軍遂取危孟認旂麾之敵不知應公曰是果爲也叱强弩疾射之虜急走死傷百餘人城中皆以公爲神中夜得商祈報危與虜戰折五百人孟將軍教之得免統轄李誼每齮齕公至是亦服公之善料也

二十三日巳巳虜以十八隊過東南寨塡山飛砲不止夜遣二百人下城攻東南寨禁其皮洞數十殺賊亦數十五更還

二十四日庚午公命支使監稅燃網燈於景福寺防虜穴地又令支使選洞子二十餘置羊馬牆內藏守禦兵以拒虜之塡壕壁者城中無皮唯以厚板覆其盞砲不能害

二十五日辛未四更虜擁二百餘人斫夢澤門牆一丈餘防守格殺數人斬首二百餘衆悉奔潰

二十六日壬申公令高悅常師善出城巡視羊馬牆虜騎逼之公發高悅等兵及茶商市兵千餘附城與戰弓弩短兵遞進以鐵貍掀其洞子百餘其西北諸寨悉出公恐衆寡不敵亟鳴金止之

二十七日癸酉以語任廷佐等曰虜軍等架山將成對樓大橋雄壯過於前日知吾援兵至必盡力急攻援不可恃況道梗未能進惟直乘鋒攻之苟攻具既壞安得挾弓矢以下我城也可更於諸隅閱兵計其可用者若干人自此

遇夜遣發斫營多皆踴躍請行至暮選兵約三千餘卽遣
五百人分五隊攻諸寨撓其前後出其左右虜驚懼莫支
殺傷數百奪其衣甲鎗旂無算士氣大振
二十八日甲戌公令城上立鐵鉤秤竿以權低昂將挨其
皮洞難以上城虜是日休息公語任廷佐等曰夜來諸寨
受攻今必皆自為備兵家謂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以其
勢分則力分也夜當以五百人專攻南寨出其不意亟焚
對樓天橋砲坐且戒以毋輕敵是夜斫南寨燒皮洞二百
餘屠馬數十斬首百餘級奪其衣甲旂鎗弓弩刀劒等以
還唯護砲人眾不與戰天橋對樓亦遠不能及虜他寨各
自為守不復應援連日下城者皆重犒之
二十九日乙亥復整兵以備出城統轄李誼力爭以為不
可恐虜有備公曰亦出其所不意彼決不謂我連夜出兵

也二鼓遣兵數百撓東北兩寨唯刀戟手深入虜衆驚潰斬首二百餘級傷衆無數皮洞盡廢虜不敢拒五鼓南寨忽驚譟奔逸公聞之謂太守曰彼有虞心師必不久

三月丙子朔虜於夢澤門布運土木塡徑壘土山甚亟城中以弩砲撓之皆不顧午時訓練官許旺自請鼓勇士出我攻殺塡壕之人公從之遂自極目亭下沿羊馬牆至夢澤門顧叉戟手奮擊而前虜軍驚走下壕者不得登岸斫數十人掀其洞子三百餘亟回許旺命陞準備將餘賞有差西隅守禦兵亦下城奪牛八逐之渡河二更發勇銳五百劫西南諸寨因風縱火焚土山洞子殺死虜軍甚衆奪弓十箭東二十皮洞二十四更虜東南西三寨譟以刀傷殘五更方止

二日丁丑太守及公於安遠堂禱禬巳時發高悅等三

人下城撮夢澤門洞子殺死數人併入城壕者二十餘人
外發砲不止城中亦對擊屢中其塡壕之人夜半發勇鋭
數百分攻四寨虜驚竄無敢敵諸寨但揚聲虛喝而已公
先約所遣兵聞金聲則合攻南寨虜以爲收兵不虞未幾
南寨被攻奔潰四出雖疾呼求援他寨以爲驚亂皆不出
遂大喪人馬焚其天橋對樓二大砲二奪衣甲旂鎗弓弩
刀劍四鼓回城士氣百倍
三日戊寅公與僚屬議曰虜雖强盛比夜攻撓大覺失勢
天橋對樓又皆煨燼雖爲可喜唯慮其衷忿儌倖一逞況
土山已過石壕距城不遠萬一輳東南之攻冒死求決於
西且暮山成勢恐難禦必絶此而後可於是集任廷佐高
悅等選大軍五百高悅所將四百茶商市兵一百分將之
三更命支使監稅巡檢開孝昌門出支使等又別領人馬

守城門所遣諸軍分爲十隊密約以號直擣賊壘縱火焚燬南門洞子數百又焚砲二木屋二凡對樓脚坐拒馬遮箭隔火牛柴束等焚爇殆盡又別遣張斌部百餘人持鍬钁燎其土山虜軍奔北不支城東皮洞亦皆狼藉官軍交錯穷午如入無人之境殆若神助運還畧無傷失者單各許奏三官犒數千緡

四日己卯虜以連日喪敗城謳堅雖築山塡壕終難近城兩月所造攻具悉遭焚燬不復振急從燼餘洞子天橋對樓木屋竝寨柵縱火光燄燭天成列過河西遁公命開孝昌門齊安門遣兵出城入其營搜索藏匿乘勢逐之虜懼追躡皆離阿望山向北大奔公遣任廷佐董世雄常師善夏勝提兵凡三千餘人追之且戒以兵家不過歸師不追窮寇諸將逐至一舍而返虜軍未離郡境鄉寨民兵邀而

殺之凡三千人其乘馬披甲以北者多掠驢馬生口總首孫全奪百餘人騾駝一生擒虜校劉七和尚明日尚有數隊約千餘自應城雲夢由城北急遁公亦遣人追之令趙定夏勝等出略詗伺虜自棗陽淸水步神馬坡以去即具捷以聞公同支使將佐出城視虜寨其附城爲營凡七各以壕塹鹿角自固又爲重壕複壁七寨連綿亘二十里自北棗陽南至應城路又貫珠立爲寨凡有二十四其後應城被虜士民來者頗能言其詳謂得其說於吳千戶德安有萬戶十三統二十四寨附城爲七星北路爲八卦南路爲九曜皆據山岡及平園相去一里所以舍他郡急攻德安者以郡東鄰齊安東北爲浮光信陽北距隨棗西北爲襄郢南至沔鄂西南爲荆復江陵乃荆湖腹心之地得之以爲根株則襄鄂無相倚之勢糧道可斷應援不通襄州

可坐而斃由是扼荆蜀之吭據上流之重則他郡皆可圖也虜用志迂遠故算事精密自十一月十七日圍合三月四日退師凡百有八日其始至悉師附城者三直謂下城如探囊既而知備禦整暇守城有人時出奇以應敵於是始退而爲鵝車洞子天橋對樓草塔土山穴地填壕百計具備又專以大砲飛擊凡十有五晝夜必志城破公以儒者奮然以身任之算無遺策動無過舉當時僚屬如支使監稅將官如任廷佐傅熙等効謀宣力爲都壕寨張斌老於軍事計度工役繕造器具極其精致公尤所任太守李公遇事倉猝震懾已甚故凡軍政一委之於公公亦藉此得以盡其心力至於置矢書析横議致曲調護公自行其議未嘗以語人李亦深以此德公也向使矜已自持則自分畛域何以爲守備故詳載料敵應變之略非曰掠美蓋

幸公得專其事也獨守之姪李誼剛愎狠戾每事凌駕阻撓公唯以無競待之故誼亦不能逞也公待僚屬將佐推此腹心遇事輒詢於眾擇其善者從之未嘗恃一己之見其馭軍臨民一以恩意圍中未嘗用一重典人自以不犯指公爲父母故出令舉事人皆效死所向有濟民間乏食公出粟以賑之又開諭勸分故受圍日久百姓雖至撤屋而爨掘草而食忍死其守無庚癸之呼及圍解家繪公像而祠之曰微王公吾其魚肉於異類矣方虜之始至也公連夕不寐深憂熟慮三日而鬢髮盡白常處城南黑樓晝則衷甲以行夜則組練假寐數日一歸問安將士吏民見公勞苦癯瘠莫不感激奮發以從司馬遂能藉社稷之靈以單弱之卒抗麇至之虜自虜犯襄陽及圍閉其中請於朝廷哀求於宣司不知其幾雖宣撫薛公遣牛成任廷佐

李誼將士兵一千二百十人於未受圍之前其後受圍三月攝宣撫事項公安世始遣高悅常師善分將新募兵凡六百五十人至如董世雄提兵萬餘竟怯懦不進孟思齊危僚之口欲進不能終賴其用者所招棗陽潰卒二千一百人也虜退三日孟思齊與宣司所差將官周勝張浩馬雄統領危僚王勝統制馬政皆相繼而至同日董世雄遣候騎至又三日始提兵來十日而宣司良家子正將彭國權亦引兵至諸援兵如危僚孟思齊周勝張浩馬雄王勝皆嘗在府東數十里四方山等處與賊接戰董世雄則擁重兵觀成敗於二百里外後乃以數千緡欲求保明覬解圍之賞公曰使吾得制其命必賜以一劍尚敢為此欺君之事乎是時淮西之歷陽淮東之山陽同受圍皆大軍素所屯駐德安則無之歷陽之圍越月而解淮陰襄陽亦不

及三月而德安則過之其難其易不較而知論德安之守士民之力居多而行賞則守貳獨厚軍將次於三郡士民不預未幾公領郡事屢以士民勞績復於上時議以戰多爲將士力而重於須列之外恩詔下公遜避不敢當辭不獲命而拜聖訓有曰王允初俊傑而識時務儒生而知戎情古嘗聞之今頗得此爾學爲有用才無弗宜躬率貔貅克審萬全之計氣吞犬豕坐收三捷之功又曰安陸有信隨之爲蔽不虞虜之涉吾地事出一旦爾能撫烏台之眾爲梟銳之師運奇而無窮持久而不懈哲夫成城詎不信邪又曰爾爲通守慷慨倡義第功來上實居其最又曰安陸之圍解既旌爾之勞銅虎分符就以身之有三利焉夷虜懾爾威名一也方略既効人樂[illegible]用二也虛實強弱之數身親歷之精能紬理不講而知三也在昔中興之初陳

規以守此城著名而爾今將繼之人以命詞爲實錄故舊有贊公紀錄當時事者公曰人臣死難乃命之常況得不死何錄之有今公傾逝已十年不肖孤懼其日月寖遠雖事在太史而傳聞不著因撫公手澤自記及侍傍所親覩編次而藏於家非敢夸衒以爽先志姑以爲後子孫教忠典則云

開禧德安守城錄

讀守城錄感作　　宣城梅敬寶

一讀守城錄永懷忠敏公丹心懸皎日青史見流風展此萬全策偉哉三捷功英雄嗟已矣遺恨百年中

挽忠敏王公忠孝歌　　明郡守湯遜

黃髯奚兒欲吞蜀德安恃險爲城郭千峯一夕照遠天壁黎已分机上肉府中太守山西種神手龍韜心震悚砥柱賴有一監州怒髮沖冠奮仁勇窮壘受圍百八日天橋鵝車計爭出斬將搴旗嚴守備顧彼勍敵如蟻蟲援兵遠遁若不聞身臨矢石爲解紛坐滅氈裘十數萬義氣直可干青雲倚門望切無他語勉以王事當致死令名千古光陳規得爲忠臣爲孝子捷書飛報九重驚從來未識顏眞卿拊髀興思下褒璽三遍恃以爲長城此公一去盍復得世

事泄泄無紀極俯仰古今空自傷賣主偷生蓋千百
種虜昔逾塞三邊各受師其傳君善守能護國西陲卿秩
恩雖早郎班詔已遲須將未盡賞酬折在豐碑

王運使挽詞 水心文集七 以下遜學齋補錄　　葉適

上本州請諡書 周天錫慎江文徵四十　　王致遠

竊聞建德立功所以昭臣職也崇德報功所以著君恩也
聖德以孝治天下凡臣子爲祖父有所陳請莫不紓軫而
曲從生則有爵秩之榮死則有易名之典澤莫厚焉勸莫
大焉不肖某先君通判允初當開禧丙寅丁卯間爲德安
監郡金人傾國入寇皇甫斌喪師唐鄧虜氣益驕沿邊諸
郡望風奔潰德安故以內地素缺經理軍籍單虛先君募
兵聚粮先事預備虜騎徑 自隨棗長驅壓境閉圍數重奏
報中朝道梗不通乞師宣 閫逗遛不進時祖母年近九十

誓與俱死先君謂人子移孝正此其時奮不顧身以七里之孤城當十萬之犬豕內外相持百有八日虜爲鵝車洞子則火以爇之虜爲對樓流馬則砲以碎之設地網以焚跨城之橋樹柵木以捍距堙之卒結索網以蔽砲擊伺聽甕以防隧道慮無遺籌舉難屈指至於虜重賂購求則鼓勇謚力虜臨城說降則聲色愈厲忠義之氣凜若神明矣仰賴宗社弘庥夷情沮喪乘夜奔遁孤城獲全時有以張睢陽方先君者議者謂睢陽死事先君成事有獨難者且許遠位本張上自誰口及下之令郡守雖名聽命然選騎思逃每事沮抑羈縻調護尤難之難蓋先君自茲心力俱頓鬚髮盡白熱血既傾銜恤以沒矣鞠躬奮發圖報君父天不假年甚可痛也不肖猥以庸劣司臬湖陰當今日之要衝實先君之舊履馳驅往跡心慘鼻酸昔甄濟不污於

祿山其子逢能因方州大臣徹之天子追爵其父某爲部
刺史俾先事湮沒有靦面顏伏覩國家自嘉定更化以來
淮蜀之閒凡保疆守圉之人一節可稱咸叨褒恤有如蘄
春徐陽者城隳民擄猶沐曠恩德安遏狄虜衝突之鋒全
生靈垂盡之命乃獨未獲易名章前風後聖明之朝有此
缺典某私心感愴嘗敬錄賞功訓詞及守城始末乞與定
謚已准朝請批送禮部繳某屏跡田廬無從控訴閱時旣
久寢格未伸竊惟近時褒謚必併錄其子孫朝家思杜倖
門是以併稽前請某幼讀父書素知義命遯藉先澤官至
貟郎嘗玷使華已逾素分止有一子亦塵仕籍區區所懇
祇欲發陳潛德何敢他覬高高在上實鑒此心似僭今日
兩揆竝建萬化聿新推誠布公奪邪崇正前此鬱抑有待
而伸伏冀台慈檢點故牘更賜保明公言於朝准與定謚

寍濁一字裦榮累世刻骨抑昭宣忠囗勸厲頑懦亦治朝之先務也

開禧守城錄跋

公生於紹興甲戌十二月一日年二十二遊太學越三年中口宮選登進士第淳熙辛丑黃由榜也與水雲陳公同年淇老自總角時受先君遺訓云公幼讀書朝請公每夜燂湯於爐黎明公頮面盥手而習誦勤書如此豈乎成名筮仕時爲南康軍司戶參軍趨事謝丞相深甫理宗皇后祖也是時謝公爲江東倉行部郎令攝都昌邑事百姓借留謝公薦於朝再調荆湖北路撫幹剡上改秩授平江府吳江縣宰丁朝請公艱改授臨安府餘杭縣任滿調德安郡丞適當敵難是時母子相依受圍勢篤高祖參軍公之墓在西山甸子埒壙內土湧墳上磚裂其紋如龜其兆未卜及聞捷報始知患難之來乃功名之會祖宗之於子孫陰祐而默相者固先著於不言之表矣公斯時也想必曰

報國報親盡忠盡孝與其棄城而逃孰若堅城而守與其韡母而歸孰若奉母以待設有不幸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分內事也公儒生也而曉戎機文人也而明武備幼學壯行正於斯時見之矣豈干祿者哉繼焉將漕鄂渚不幸太夫人卽世扶柩歸家沿途祖奠者八十餘追撫祥琴公亦蕘逝乃嘉定甲戌五月一日也吁惜哉使公小畱於世吾知朝家柄用矣淇老曾大父祕校於父爲季父嘗賣此錄爲家傳丙子北兵入境實錄猶在戊寅因芙蓉巖陳國史拒元兵數爲騎卒囊括無遺皆水浸泥封俟砲石具文字化爲塵土奈之何哉丁酉侍公之嫡孫漢老得梓本於家藏見而肇之殊慰目自開禧乙丑至於今有九十三載屈指三世矣吁乎士非不如公之明經也而不能全其忠孝者何哉官非不如公之守[illegible]也而不能全其封疆者又何

哉明經而全忠孝者固有其人矣守城而全封疆者則有數人焉使天命未改國脈尚延豈無如公之成功者故公之身受國恩固忠孝之驗亦宗社之靈也世代屢更文獻湮遠懼湮沒無傳遂書此以示子孫使知公讀書爲起家本不敢以示人知我者謂家寶舊物也不知我者則曰庭花遺曲矣大德元年丁酉六月朔從孫會稽縣教諭淇老謹誌

郡丞從兄謂淇老曰太夫人孫氏生於樂成白塔女兄弟三人一日相士目之曰幼女有貴相異日必爲夫人後長歸□山林公次歸蒲岐陳公夫人歸朝請公是爲忠敏公母德安受圍日夫人夢一婦人如大士貌授以念珠一副時以爲好佛之報及圍解一百有八日乃符念珠之數由是屢受封贈爵至夫人相士之言大士之

夢兩不誣矣因筆記之

右王忠敏公守城錄一卷儲藏家俱不著錄吾鄉郡縣志倘載其目今從余中表王仲蘭孝廉所藏鈔本傳錄余攷宋史寧宗紀開禧二年十二月戊申金人圍德安守將李師尹拒之今觀此錄則虜候騎至城下實在十一月甲午次日乙未遂大至合圍其告急乞師於樞密院則以十二月戊申而郡狀之上必先守將名故國史因而書之而不知其守禦之計實皆出於丞也是役也以區區孤城德卒居荆湖腹心必爭之地當數十萬凶狡方張之寇郡將旣懦不解事外援又觀望不前相持一百八日而不能下功亦偉矣乃史傳不詳其事獨賴此編之存其備禦之法固足以示後而其忠義不折之氣尤足以感發人心豈惟王氏子孫所當寶哉夫開禧用兵南北生靈之禍烈矣此老成遠識所深痛者也然使盡得忠誠能任事如公者布列

邊郡亦安見夷虜之能逞其志而恢復大計必不可行於
積弱之朝哉余讀是編而尤爲之廢書三歎也同治戊辰
二月七日止菴退叟孫鏘鳴識

宋南渡後扼江淮以為國荆鄂據上游形勝實為重鎮邊釁一啟則被兵最先其時疆吏以守禦著績者幕僚子弟往往紀錄其事輯為專書今所存者若湯璹建炎德安守禦錄則記陳規守德安事趙萬年開禧襄陽守城錄則記趙淳守襄陽事是也與趙同時有永嘉王忠敏公允初者通判德安實繼陳規之後以守城著名陳氏之守德安被圍最久者六十五日趙氏守襄陽被圍亦止九十日至忠敏守德安則被圍至百有八日且其時郡守李師尹懦不解事宣撫使所遣援兵率觀望不前百計支拒卒完其城功視陳趙尤偉其子提刑致遠亦有守城錄之作顧世罕傳帙故宋史遂不為忠敏立傳又幷守城事屬之李師尹則元時修史諸臣之疏也湯錄自明以來屢經傳刻乾隆
開進儲　四庫仰邀

高宗御題宸翰炳然昭垂册府趙錄雖不顯近時亦有梓本獨王書人無著錄緗素飄黯幾於隃失同治丁卯冬家大人始從忠敏裔孫仲蘭孝廉許得此錄寫本乃其族纂修譜諜時遂謄福帙猶宋本之舊乃與中父各鈔一册弆之復因原鈔繕錄未精文櫬句揃不可卒讀乃命詒讓悉心讎正訂其譌誤疑不能明者則闕之至書中所紀事實雖尉之史文不無梧盩然旁稽羣籍則左諭憭如如錄載開禧二年十一月五日壬午金人至棗陽十二日己丑破隨州十七日甲午至德安與宋史所載十一月辛巳破棗陽壬午破隨州十二月戊申圍德安日名雖異而趙錄亦載十一月五日金人犯棗陽正與此合足徵其爲實錄它如載金人至棗陽宿將馬撰(趙錄作撲)張虎韓源扒之應山成軍雍政馬謹以救撲等敗扒淮政潰圍僅免其事史所不

載而趙錄亦詳紀之又載教授陳之經與監税蔣梓告急行在葉忠定水心集陳朝請謙墓誌亦有德安教授陳之經見韓侂胄慟哭陳州無援兵事彼此鉤覈可以互證然則此書所紀雖一人一時之事而爲讀宋史者拾遺補闕其足與湯趙二錄並傳固無疑也壬申十月家大人以此書開彫於金陵殺青既竟乃命詒讓掛識其源流并著其足與它書相參證者綴諸簡末世有綜緝錄略如鼂昭德陳直齋其人者庶毋以晚出之書疑其誣僞爾瑞安孫詒讓